

有的人你越不想见就越会见到他——相信很多人有类似的懊恼。

我屏蔽过别人。也被别人屏蔽。这些动作网上操作很麻利。但现实中,就不行,江湖上走走台,单位里过日子,总有几个你看你不顺的,太多的见面不如不见,有时候是你“恨不得立刻隐身”,有时候又是他“恨不得当场蒸发”,要能当场“屏蔽”多好。某次与朋友茶饮,朋友以研究“清明上河图”闻名,听了我的感言忽然若有所思,喃喃地说,有了,有了……

他眨巴着眼睛问我:“知道《清明上河图》里有多少人拿着扇子?我一直在琢磨这扇子究竟是干什么用的?”我当然被问住了。遂迅速打开了《清明上河图》,跟着他细数,果然有十来个拿着扇子的,妥妥的一个个是个个啊!梭巡其间,忽然发现一场戏:街心一黑袍男举止怪异,不知何故用扇子遮住了左脸,但其神情似乎很尴尬,看来是遇到了“克星”,不过那“克星”——骑在马上方的一个背影,我们可以看到他侧转的左腿帮——业已发现了“黑袍男”……

如果“黑袍男”的扇子是挡脸的,那其余十多个拿扇的又是干什么的呢?

或曰驱暑。但开封的早春,相当料峭,典型的北方气候,早春三月就“驱暑”还真强到没朋友了吧,况且,北宋时,正值五千年来的第三个小冰期,唐代时长安、洛阳一带种植的柑橘茶树,至宋全被冻死,可见彼时多冷!

那么,开封早春的扇子是干什么的?大画家张择端已经告诉了我们:早春的扇子显然不是驱暑的,而

让面子飞一会儿

胡展奋

是用来“挡尴尬”、“挡脸”的,让面子飞一会儿,古人给出了一个精准的名字:便面。

让面子飞一会儿,本属古面子工程。原来古人介早就会“捣糨糊”!想想某次猝遇一个极厌之人,我先进电梯,他进来一瞧想退已是不及,只好看着地毡,似乎那地毡有颜如玉,黄金屋。43楼到1楼太久,要命的是途中居然没一个人进来稀释一下,也就是电梯没停过,事后知道这样“零进入”的概率几乎是千分之一。只好讪讪地“硬挺”。此时顿觉古人幸福,不类的尴尬,顺手一挡,就心照不宣地过了。

不想看到你,可假装不看你;“便面”一挥,彼此蒸发,妙极。

细查文献,这便面初现于先秦两汉时期,似单扇门,又名“户扇”。当时的帝王将相、平民百姓都用来“方便面孔”。《汉书·张敞传》中,方便一词,为“时罢朝会,过走马章台街,使御史驱,自以便面拊马。”意思是京兆尹张敞散朝后逛妓院街,用便面遮挡自己,不被人发现。颜师古注云:“便面,所以障面,盖扇之类,不欲见人,以此自障面,则得便,故曰便面。”

当然,说是“先秦”,孔子时可能没有,否则“子见阳虎”就不会尴尬,而“帝王也用”,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窃以为是便面从自媒体转移到“官网”的王流——皇冠上的

小珠帘,“天威莫测”,让臣下看不清圣上的喜怒哀乐包括尴尬猥琐。

爰至魏晋,便面已经普及,《高逸图》里,可以看到最左边就有一位拿便面的,正是“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据传阮籍连吃饭,喝茶都拿着便面,不知他是否龇牙或吃相恶劣,说话时食物残屑会蹦出来,反对比便面的依赖简直到了“手不释扇”的地步。

唐时宪宗朝开始的“牛李党争”,据说加剧了便面的规模使用,那么,彼时之人为什么如此钟爱便面呢?窃以为那时候的人还非常要脸,杜月笙所谓的“三碗面”人面场面情面,首选的就是“人面”。

差不多人人都认可,面子好重要,而当面子累的时候,让它飞一会儿,真是太人道大智慧了。

便面最早以细竹篾为材质,后来逐渐被布、锦、丝、绢取代了。“让面子飞一会儿”,真好。我常想,孔夫子遇少正卯,王羲之遇王述,谢安遇桓温,苏东坡遇沈括,范仲淹遇吕夷简,王安石遇苏洵……兀那便面一挡,何愁冤家对头。可不知何故,宋以后便面突然消失了,私付大概宋被元灭,宋人觉得丢脸莫过于此,所谓“奶油尚且如此,何况牛奶”,还遮什么呢。明清以下改用折扇,到得民国,“破帽遮颜过闹市”,改用礼帽了,更后来庆幸有了墨镜与口罩,近年还盛行“屏蔽”,那不都是超麻利的便面吗。

“江山代有便面出”。当面子累的时候,让它飞一会儿,真是太人道大智慧了。

五月不止只有《五月天》,还有《进京城》,更有《音乐家》。2019年五月的电影从1790年的徽班进京到抗战时期冼星海滞留阿拉木图再到现今五月天的演唱会各地巡演,我们跟着电影时光穿越聆听音乐感受年代。令人欣喜的是各种类别的音乐题材和音乐家终于被搬上大银幕。

先说最早上映的《进京城》。首先题材足够吸引人,两百多年前的四大徽班进京城在中国戏曲史、音乐史上是多有传奇色彩,其中可书的不止一两点。而影片正是以四大徽班之一的“三庆”班为戏班原型,以早期京戏四大须生之一的程长庚为原型,讲述了那一段跌宕起伏的往事。看得出来编剧与导演除了还原这段历史外更希望在影片中展现人物的成长、身份的认同、旧时艺人的地位和抗争、对艺术的痴迷等,在剧中安排了足够的矛盾和故事张力。演员们的表演也可谓精彩,尤其是富大龙的岳九爷扮百媚,卸了妆浑身是

戏。整个影片的几段重头戏全在他的举手投足间,那种略有些拿捏着的傲气和隐忍准确诠释了彼时男性名旦的气质。而导演在拍九爷的几场戏中气场明显是对的,也展示了功力。节奏镜头画面运动都很自然,非常抓人。马伊琍的格格也是分寸感十足,道白讲究有韵味。但是整个影片看下来就很不对劲,缺失诗感的厚重,虽说200年前的中国山清水秀,但无论是扬州还是京城哪有这般干净鲜亮。男主的成长太轻薄,虽然可以说碍于篇幅,但该剧画时省了,可圈可点的是男主角在后台走的那一圈的调度和群演的反应。男主的自我身份认同来源于爱情的挫折很牵强。这应该是中国传统音乐很重的一笔,但现在片中的音乐不尽如人意。当时的徽班唱的还不是现在的京戏,那时有雅部花部各种声腔,既能听到昆曲的雅又不缺各种地方新戏的活力,即使导演不能在此下功夫,弄个吉他轻音乐是为哪般!

影片《音乐家》,故事讲述了冼星海被派往苏联为制作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后期,时遇苏德战争爆发滞留阿拉木图,生命最后五年的人生经历。冼星海的这段经历本身在国内就因资料较少而鲜为人知。这部传记性质的故事片,不但补

试,但英语不是一朝一夕速成的,提高英语听力则更难。交警小崔和辅警小陈都能熟练地讲英语,令人刮目相看。

充实了音乐史的空白,在整个影片的立意和层次上也难得的丰满。影片几乎没有废笔,看似闲笔的酒鬼小提琴家最后敲响了教堂的钟声,站在教堂顶看着画一般的落日余晖对比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点明了影片反战的立场。影片中出现的各种便衣、警察、军警、房管所干部,一方面在情节上起作用,另一方面在细节上展示了战争时期的政治紧张和斯大林时期高度警察制度下的压抑;然而尽管如此,人民是善良包容的,我们伟大的音乐家才在危难时刻有了安身之处。

影片除了描述冼星海与阿拉木图房东和其女儿之间真挚的情感,更多是他对祖国和家人的思念,两个母亲两个女儿平行时空般穿插并且巧妙地用音乐来联接。影片配乐有一个悲情主题贯穿始终,是为战争时期人民痛苦生活的写照,也是冼星海生命最后客死他乡的悲剧预示。除此之外当然有大家熟悉的冼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和儿歌《只怕不

抵抗》,并且在两次运用中都把异国和延安的歌声混甍在一起,非常熟练地用音乐表达了冼星海的爱国情怀。音乐制作上导演有意把几次合唱的开头放在不同的调上,再慢慢调整到一个调,包括苏联歌曲《神圣的战争》。这种用法虽不稀奇,但在这里用得很有自然,突出了音乐的振奋鼓舞人心、和具有把不同的频率调整到一起之功能。

我们应该感谢哈萨克斯坦拍了这样一部电影,既有宏观历史的关照,又有细腻的情感描写,更有冼星海伟大的人物品格。演员相当好,胡军半生不熟的俄语很合适,其他一众配角包括群众演员都很丰满细致。阿拉木图人民真的很热爱冼星海,当地还有以冼星海命名的大街。最后说说《五月天人生无限公司》,这真的一部演唱会电影,导演编剧可以忽略不计,摄影和剪辑很重要但表现平平,黄渤等人的小片段就当是演唱会中间的休息或暖场,第五小队打外星怪物又很落魄的设置有点《守望者》的影子,不过说到底这些都不重要,只要你是五月天的粉丝喜爱他们的歌就足够了。

我们

穿越般聆听音乐感受年代

岳冰

只怕不

能说英语的交警和辅警

李动

我好奇地走近辅警,见他身材挺拔,五官周正,我举手打招呼说:“我是市局的,你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令人惊讶。是在哪里学的?”辅警微笑地说:“读书时学了一点,主要是在部队里自学的,并考出了大专文凭。”我问:“为啥不报名当警察?”他无奈地说:“我原来是想当警察的,但报名条件必须是本科文凭。所以我开始自学本科,已考出了一半。这次招考辅警,我报了名。”我问他:“你尊姓?”他说:“姓陈。”我告诉他:“辅警的工资待遇、医保和养老金都有保障。你先好好当辅警,等拿出本科文凭再报考警察。”小陈点点头,感激地说:“谢谢鼓励!”我善意地提醒他:“天热起来了,注意自我保护,太阳直晒时,可以躲到树荫下指挥交通。”小陈认真地说:“规定交通

高峰时必须站在马路中间指挥。”说罢,他笑着自嘲地说:“阿拉是日立牌吸尘器,”他形容得颇为形象。我又追问:“那位会讲英语的交警姓啥?”辅警告诉我说:“姓崔,他是我的师傅,也是我的英语老师。”

小陈说罢,又走向马路中间,手舞电动指挥棒认真指挥交通。望着他挺拔的身材,一招一式,与交警一样干脆有力。这位辅警长得帅,当过兵,英语佳,可惜没有考出本科文凭,很为他惋惜。不过当辅警与交警一样,也需要认真执法,更需要会说英语。如今上海已成为国际化大都市,马路上到处可见外国人,也经常看到老外骑车违法乱穿马路。处理外国人违反交通法时,需要会讲国际普通话——英语。

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长宁公安分局政治处搞宣传时,听交通队长讲起过一件趣事。有位

位住在樱花度假村的外国老太在南京路购物时,感到内急,那时商店里厕所很少,厕所也没有英语标记。老太太操着英语问路人,被问者都摇头听不懂,最后老太去向马路上执勤的交警、交警听不懂英语,以为老太太是要打的,热情地一个大招手拦了一辆出租车。老太太上车后,司机也听不懂英语,情急之中,老太太拿出了宾馆的名片,司机才明白要去樱花度假村。到了宾馆老太太让司机等一下,回去解手后,又打的回到了南京路购物。虽开了个国际玩笑,但说明国际大都市的

小鸟
孙佳音 摄



每次过马路时,只注意对面的红绿灯,很少留心站在马路上维持交通秩序的交警和辅警。大热天他们伫立十字路口,感叹他们特别辛苦,烈日下身着长袖衬衣,外面还套件背心,脸被晒得黝黑,汗流满面。

对交警和辅警的辛苦付出,我多以遵守交通规则来回报,却从不注意他们的言行。那天傍晚去上海影城看电影,过番禺路、新华路口时,见有位辅警拦住了开电动车乱穿马路的金发碧眼,辅警果断地拦下老外,操着流利的英语与他对话,老外不住地打手势解释,辅警叫来了交警,交警也是一口流利的英语,检查证件,罚款教育处理后放行。我见之颇感惊讶,文明执法,一视同仁,颇感敬佩。

交警吹哨又叫住了一名在人行道上骑电动车的违章者,罚款处理,违章者不愿掏钱反复纠缠。我心里想必须执法,这些横冲直撞的人才会长记性。



早上雨打落叶,啪啪直响。不想枯坐客棧,于是撑着伞,探访九溪十八涧。清张岱文云:“九溪在烟霞岭西,龙井山南,其水屈曲回环,九折而出,故称九溪。”

走到龙井村尽头,遂见一条用石块铺就的路,原来这就是客棧老板口中杭州唯一现存的石板路了。石块大小不一,极其不规则,应是就地取材的缘故,走在上面,有些硌脚。

路边山坡上茶园青青,有白色的花朵点缀其间,两旁或遇树干斑驳的梧桐,或见挺直的水杉,枝头树叶色彩斑斓,地

上落叶缤纷,满眼秋色。就这样过龙井山数里,溪色澄然迎面,溪中石块,大如尖扁,小如斗。

走着走着,路便被溪水隔断,只能从水中石块上一一过,而此时溪水则由左到右,或由右到左,顺着山势,时高时低,改道而行。大自然真是聪明而神奇。

没有鸟鸣,唯有雨声,潺潺溪水声。鼻中有落叶的味道。

雨下下不停。忽而觉得行走的意义,是不停地发现未知,不由兴奋地哼起了歌:啦啦啦,啦啦啦……细细一辨,旋律竟然是“向前进,向前进,朝着胜利的方向”,顿爽自己的革命潜

烟雨九溪路

许秀丽

质。不觉已到溪中溪,此时水流变浊了,不知为何?若徐霞客在此,定能为我解惑。

继续前行,但见青山前立,山底一水潭,清碧可鉴,水中漂着黑色水草。溪中溪的水汇入其中,映着岸边的红枫,竟然色彩可爱,毫无违和感。

原来这就是九溪烟村了……往右则沿九溪直去钱塘江,往左是临安寺杨梅岭。因为行李在客棧,于是果断左拐。踏进临安寺,闻到幽幽清香,似桂

花,但未见。临安寺无菩萨,也无骗香火钱的和尚,唯有曾在此修行的伏虎禅师的铜像与一座法雨亭,不知与普陀山的法雨寺可有关。(某日读到经文“佛当雨法雨”一句,顿时明白临安寺的法雨亭与普陀山的法雨寺并无关系,都是取了经文中“法雨”两字,意为佛法如雨普降天地、惠及一切有情众生万物。

临安寺杳无人影,继续往杨梅岭,途中一老奶奶见我往高台走,提醒我往上到马儿山,路途遥远,不安全。心存谢意,其实我只想看那儿的风景。就这样徒步又见到了昨天慕名而来,网传秋色无比的杨

七夕会

梅岭,其实啥也没有,就那绿底金字“杨梅岭”的石牌坊,有些些古韵,不过再见到颇觉亲切。

来到87路车站,不觉自语:“啊,没带零钱乘车。”路边有两资深茶托,那男的看了我一眼说:“你什么票子?”我说:“20的。”他不由分说帮我换好,真诚地向他表达感谢。一切顺利,浑身冒汗,吁了句热死我了,顿觉酣畅淋漓。

翌日读近代林纾的《记九溪十八涧》,其中“杜鹃作花,点缀山路”句美得让人沉醉。

但,我有落叶缀满山路。

清白

那秋生

著《浮生六记》的清代名士沈复(字三白),这个所谓“三白”颇有深意:一碟白萝卜、一碗白米饭、一撮盐。为人一生借此,同指“清白”。中华民族自古即有崇“清”之传统。屈原的“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楚辞·卜居》),意为以廉洁正直使自己保持清白;《梁书·武帝纪》言“公扬清抑浊,官方有序,多士丰兴。”这个“清”字包含着多种意思,若文之清冽、笔之清新、人之清淳、心之清直……总之,因清而真,因俭而朴,因谦而虚,“三白”简直把国人对清白人格的追求写透了。自古至今,“以清为美,以白为贵”八个大字如雷贯耳。

